

242.47

106

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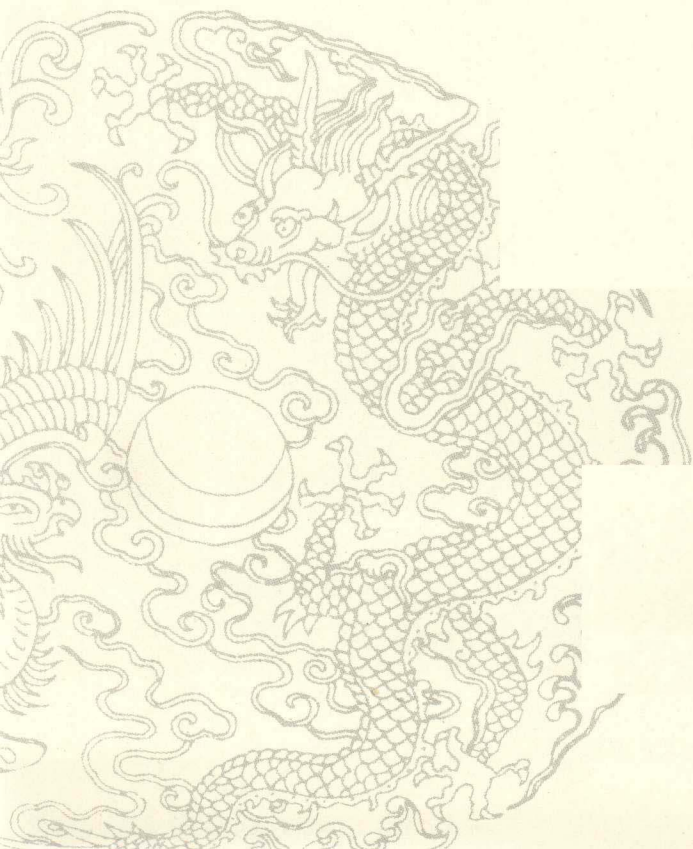
紅

樓

夢

【清】曹雪芹 高鹗 著

第四册



第九十回

失绵衣贫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惊叵测

却说黛玉自立意自戕之后，渐渐不支，一日竟至绝粒。从前十几天内，贾母等轮流看望，他有时还说几句话，这两日索性不大言语。心里虽有时昏晕，却也有时清楚。贾母等见他这病不似无因而起，也将紫鹃、雪雁盘问过两次。两个那里敢说，便是紫鹃欲向侍书打听消息，又怕越闹越真，黛玉更死得快了，所以见了侍书，毫不提起。那雪雁是他传话弄出这样原故来，此时恨不得长出百十个嘴来说“我没说”，自然更不敢提起。到了这一天黛玉绝粒之日，紫鹃料无指望了，守着哭了会子，因出来偷向雪雁道：“你进屋里来，好好儿的守着他，我去回老太太、太太和二奶奶去。今日这个光景，大非往常可比了。”雪雁答应，紫鹃自去。

这里雪雁正在屋里伴着黛玉，见他昏昏沉沉，小孩子家那里见过这个样儿，只打量如此便是死的光景了，心中又痛又怕，恨不得紫鹃一时回来才好。正怕着，只听窗外脚步走响，雪雁知是紫鹃回来，才放下了心，连忙站起来，掀着里间帘子等他。只见外面帘子响处，进来了一个人，却是侍书。那侍书是探春打发来看黛玉的，见雪雁在那里掀着帘子，便问道：“姑娘怎么样？”雪雁点点头儿，叫他进来。侍书跟进来，见紫鹃不在屋里，瞧了瞧黛玉，只剩得残喘微延，唬的惊疑不止。因问：“紫鹃姐姐呢？”雪雁道：“告诉上屋里去了。”

那雪雁此时只打量黛玉心中一无所知了，又见紫鹃不在面前，因悄悄的拉了侍书的手问道：“你前日告诉我说的什么王大爷给这里宝二爷说了亲，是真活么？”侍书道：“怎么不真。”雪雁道：“多早晚放定的？”侍书道：“那里就放定了呢。那一天我告诉你时，是我听见小红说的。后来我到二奶奶那边去，二奶奶



岫烟

正和平姐姐说呢，道：‘那都是门客们借着这个事讨老爷的喜欢，往后好拉拢的意思。别说是大太太说不好，就是大太太愿意，说那姑娘好，那大太太眼里看的出什么人来。再者，老太太心里早有了人了，就在咱们园子里的，大太太那里摸的着底呢。老太太不过因老爷的话，不得不问问罢了。’又听见二奶奶说：‘宝玉的事，老太太总是要亲上作亲的，凭谁来说亲，横竖不中用。’雪雁听到这里，也忘了神了，因说道：“这是怎么说，白白的送了我们这一位的命了！”侍书道：“这是从哪里说起？”雪雁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呢。前日都是我和紫鹃姐姐说来着，这一位听见了，就弄到这步田地了。”侍书道：“你悄悄儿的说罢，看仔细他听见了。”雪雁道：“人事都不醒了，瞧瞧罢，左不过在这一两天了。”正说着，只见紫鹃掀帘进来说：“这还了得！你们有什么话还不出去说，还在这里说。索性逼死他就完了。”侍书道：“我不信有这样奇事。”紫鹃道：“好姐姐，不是我说，你又该恼了。你懂得什么呢，懂得也不传这些舌了。”

这里三个人正说着，只听黛玉忽然又嗽了一声，紫鹃连忙跑到炕沿前站着，侍书、雪雁也都不言语了。紫鹃弯着腰，在黛玉身后轻轻问道：“姑娘喝口水罢。”黛玉微微答应了一声。雪雁连忙倒了半钟滚白水，紫鹃接了托着，侍书也走近前来。紫鹃和他摇头儿，不叫他说话，侍书只得咽住了。站了一回，黛玉又嗽了一声。紫鹃趁势问道：“姑娘喝水呀！”黛玉又微微应了一声，那头似有欲抬之意，那里抬得起。紫鹃爬上炕去，爬在黛玉旁边，端着水，试了冷热，送到唇边，扶了黛玉的头，就到碗边，喝了一口。紫鹃才要拿时，黛玉意思还要喝一口，紫鹃便托着那碗不动。黛玉又喝了一口，摇摇头儿不喝了。喘了一口气，仍旧躺下。半日微微睁眼，说道：“刚才说话不是侍书么？”紫鹃答应道：“是。”侍书尚未出去，因连忙过来问候。黛玉睁眼看了，点点头儿，又歇了一歇，说道：“回去问你姑娘好罢。”侍书见这番光景，只当黛玉嫌烦，只得悄悄的退出去了。

原来那黛玉虽则病势沉重，心里却还明白。起先侍书、雪雁说话时，他也模糊听见了一半句，却只作不知，也因实无精神答理。及听了雪雁、侍书的话，才明白过前头的事情原是议而未成的。又兼侍书说是凤姐说的，老太太的主意，亲上作亲，又是园中住着的，非自己而谁。因此一想，阴极阳生，心神顿觉清爽许多，所以才喝了两口水，又要想问侍书的话。恰好贾母、王夫人、李纨、凤姐听见紫鹃之言都赶着来看。黛玉心中疑团已破，自然不似先前寻死之意了。虽身骨软弱，精神短少，却也勉强答应一两句话了。

凤姐因叫过紫鹃，问道：“姑娘也不至这样。这是怎么说，你这样唬人。”紫鹃道：“实在头里看着不好，才敢去告诉的。回来见姑娘竟好了许多，也就怪了。”贾母笑道：“你也别信他。他懂得什么。看见不好就言语，这倒是他明白的地方。小孩子家不嘴懒脚嫩就好。”说了一回，贾母等料着无妨，也就去了。正是：

心病终须心药治，解铃还是系铃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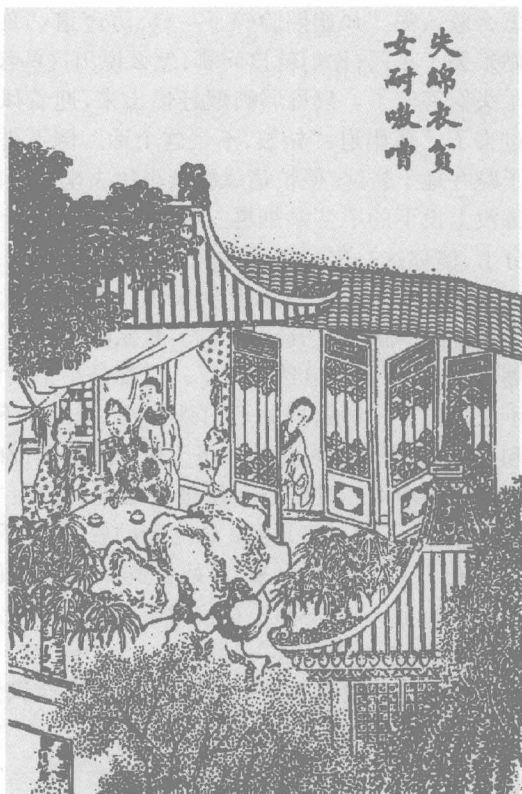
不言黛玉病渐减退，且说雪雁、紫鹃背地里都念佛。雪雁向紫鹃说道：“亏他好了，只是病的奇怪，好的也奇怪。”紫鹃道：“病的倒不怪，就只好的奇怪。想来宝玉和姑娘必是姻缘。人家说的‘好事多磨’，又说道‘是姻缘棒打不回’。这么看起来，人心天意，他们两个竟是天配的了。再者，你想那一年，我说了林姑娘要回南去，把宝玉没急死了，闹得家翻宅乱。如今一句话又把这一个弄的死去活来，可不说的三生石上百年前结下的么。”说着，两个悄悄的抿着嘴笑了一回。雪雁又道：“幸亏好了。咱们明儿再别说了，就是宝玉娶了别的人家儿的姑娘，我亲见他在那里结亲，我也再不露一句话了。”紫鹃笑道：“这就是了。”

不但紫鹃和雪雁在私下里讲究，就是众人也都知道黛玉的病也病的奇怪，好也好得奇怪，三三两两，唧唧啾啾议论着。不多几时，连凤姐儿也知道了，邢、王二夫人也有些疑惑，倒是贾母略猜着了八九。

那时正值邢王二夫人、凤姐等在贾母房中说闲话，说起黛玉的病来。贾母道：“我正要告诉你们。宝玉和林丫头是从小儿在一处的，我只说小孩子们，怕什么。以后时常听得林丫头忽然病，忽然好，都为有了些知觉了。所以我想他们若尽着搁在一块儿，毕竟不成体统。你们怎么说？”王夫人听了，便呆了一呆，只得答应道：“林姑娘是个有心计儿的。至于宝玉，呆头呆脑，不避嫌疑是有的。看起外面，却还都是个小孩儿形象。此时若忽然或把那一个分出园外，不是倒露了什么痕迹了么。古来说的：‘男大须婚，女大须嫁’。老太太想，倒是赶着把他们的事办办也罢了。”

贾母皱了一皱眉，说道：“林丫头的乖僻，虽也是他的好处，我的心里不把林丫头配他，也是为这点子。况且林丫头这样虚弱，恐不是有寿的。只有宝丫头最妥。”王夫人道：“不但老太太这么想，我们也是这么。但林姑娘也得给他说了人家儿才好。不然女孩儿家长大了，那个没有心事。倘或真与宝玉有些私心，若知道宝玉定下宝丫头，那倒不成事了。”贾母道：“自然先给宝玉娶了亲，然后给林丫头说人家。再没有先是外人，后是自己的。况且林丫头年纪到底比宝玉小两岁。依你们这么说，倒是宝玉定亲的话，不许叫他知道倒罢了。”凤姐便吩咐众丫头们道：“你们听见了，宝二爷定亲的话，不许混吵嚷。若有多嘴的，堤防着他的皮！”贾母又向凤姐道：“凤哥儿，你如今自从身上不大好，也不大管园里的事了。我告诉你，须得经点儿心。不但这个，就象前年那些人喝酒耍钱，都不是事。你还精细些，少不得多分点心儿，严紧紧紧他们才好。况且我看他们也就还服你些。”凤姐答应了。娘儿们又说了一回话，方各自散了。

从此，凤姐常到园中照料。一日刚走进大观园，到了紫菱洲畔，只听见一个老婆子在那里嚷。凤姐走到跟前，那婆子才瞧见了，早垂手侍立，口里请了安。凤姐道：“你在这里闹什么？”婆子道：“蒙奶奶们派我在这里看守花果，我也没有差错，不料那姑娘的丫头说我们是贼。”凤姐道：“为什么呢？”婆子道：“昨儿我们家的黑儿跟着我到这里玩了一回，他不知道，又往邢姑娘那边去瞧了一瞧，我就叫他回去了。今儿早起，听见他们丫头说，丢了东西了。我问他丢了什么，他就问起我来了。”凤姐道：“问了你一声，也犯不着生气呀。”婆子道：“这里园子到底是奶奶家里的，并不是他们家里的。我们都是奶奶派的，贼名儿



失绵衣贫女耐嗽嘈

怎么敢认呢。”凤姐照脸碎了一口，厉声道：“你少在我跟前唠唠叨叨的！你在这里照看，姑娘丢了东西，你们就该问哪，怎么说出这些没道理的话来。把老林叫了来，撵他出去。”丫头们答应了。只见邢岫烟赶忙出来，迎着凤姐陪笑道：“这使不得，没有的事。事情早过去了。”凤姐道：“姑娘，不是这个话。倒不讲事情，这名分上太岂有此理了。”岫烟见婆子跪在地下告饶，便忙请凤姐到里边去坐。凤姐道：“他们这种人我知道，他除了我，其余都没上没下的了。”岫烟再三替他讨饶，只说自己的丫头不好。凤姐道：“我看着邢姑娘的分上，饶你这一次。”婆子才起来磕了头，又给岫烟磕了头，才出去了。

这里二人让了坐，凤姐笑问道：“你丢了什么东西了？”岫烟笑道：“没有什么要紧的，是一件红小袄儿，已经旧了的。我原叫他们找，找不着就罢了。这小丫头不懂事，问了那婆子一声，那婆子自然不依了。这都是小丫头糊涂不懂事，我也骂了几句。已经过去了，不必再提了。”凤姐把岫烟内外一瞧，看见虽有些皮绵衣裳，已是半新不旧的，未必能暖和，他的被窝多半是薄的。至于房中桌上摆设的东西，就是老太太拿来的，却一些不动，收拾的干干净净。凤姐心上便很爱敬他，说道：“一件衣裳原不要紧，这时候冷，又是贴身的，怎么就不问一声儿呢。这撒野的奴才，了不得了！”

说了一回，凤姐出来，各处去坐了一坐，就回去了。到了自己房中，叫平儿取了一件大红洋绉的小袄儿，一件松花色绫子一抖珠儿的小皮袄，一条宝蓝盘锦团花线裙，一件佛青银鼠褂子，包好叫人送去。

那时岫烟被那老婆子聒噪了一场，虽有凤姐来压住，心上终是不定。想起“许多姐妹

们在这里，没有一个下人敢得罪他的，独自我这里，他们言三语四，刚刚凤姐来碰见”。想来想去，终是没意思，又说不出。正在吞声饮泣，看见凤姐那边的丰儿送衣裳过来。岫烟一看，决不肯受。丰儿道：“奶奶吩咐我说，姑娘要嫌是旧衣裳，将来送新的来。”岫烟笑谢道：“承奶奶的好意。只是因我丢了衣裳，他就拿来，我断不敢受的。拿回去千万谢你们奶奶，承你奶奶的情，我算领了。”倒拿个荷包给了丰儿，那丰儿只得拿了去了。

不多时，又见平儿同着丰儿过来，岫烟忙迎着问了好，让了坐。平儿笑说道：“我们奶奶说，姑娘特外道的了不得。”岫烟道：“不是外道，实在不过意。”平儿道：“奶奶说，姑娘要不收这衣裳，不是嫌太旧，就是瞧不起我们奶奶。刚才说了，我要拿回去，奶奶不依我呢。”岫烟红着脸笑谢道：“这样说了，叫我不敢不收。”又让了一回茶。

平儿和丰儿回去，将到凤姐那边，碰见薛家差来的一个老婆子，接着问好。



薛蝌

平儿便问道：“你那里去的？”婆子道：“那边太太、姑娘叫我来请各位太太、奶奶、姑娘们的安。我才刚在奶奶前问起姑娘来，说姑娘到园中去了。可是从邢姑娘那里来么？”平儿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婆子道：“方才听见说，真真的二奶奶和姑娘们的行事叫人感念。”平儿笑了一笑说：“你回来坐着罢。”婆子道：“我还有事，改日再过来瞧姑娘罢。”说着走了。平儿回来，回复了凤姐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薛姨妈家中被金桂搅得翻江倒海，看见婆子回来，说起岫烟的事，宝钗母女二人不免滴下泪来。宝钗道：“都为哥哥不在家，所以叫邢姑娘多吃几天苦。如今还亏凤姐姐不错。咱们底下也得留心，到底是咱们家里人。”说着，只见薛蝌进来说道：“大哥哥这几年在外头相与的都是些什么人，连一个正经的也没有，来一起子，都是些狐群狗党。我看他们那里是不放心，不过将来探探消息儿罢咧。这两天都被我赶出去了。以后吩咐了门上，不许传进这种人来。”薛姨妈道：“又是蒋玉函那些人哪？”薛蝌道：“蒋玉函却倒没来，倒是别人。”

薛姨妈听了薛蝌的话，不觉又伤起心来，说道：“我虽有儿，如今就象没有的了。就是上司准了，也是个废人。你虽是我侄儿，我看你还比你哥哥明白些，我这后辈子全靠你了。你自己从今后要学好。再者，你聘下的媳妇儿，家道不比往时了。人家的女孩儿出门子不是容易，再没别的想头，只盼着女婿能干，他就有日子过了。若那丫头也象这个东西……”说着，把手往里头一指，道：“我也不说了。邢丫头实在是个有廉耻有心计儿的，又守得贫，耐得富。只是等咱们的事过去了，早些儿把你们的正经事完结了，也了我一宗心事。”薛蝌道：“琴妹妹还没有出门子，这倒是太太烦心的一件事。至于这个，可算什么呢。”

大家又说了一回闲话，薛蝌回到自己屋里，吃了晚饭，想起邢岫烟住在贾府园中，终是寄人篱下，况且又穷，日用起居不想可知。况兼当初一路同来，模样儿，性格儿，都知道的。可知天意不均，如夏金桂这种人，偏叫他有钱，娇养得这般泼辣；邢岫烟这种人，偏叫他这样受苦。阎王判命的时候，不知如何判法的。想到闷来，也想吟诗一首，写出来出出胸中的闷气，又苦自己没有工夫，只得混写道：

蛟龙失水似枯鱼，两地情怀感索居。

同在泥涂多受苦，不知何日向清虚。

写毕，看了一回，意欲拿来粘在壁上，又不好意思，自己沉吟道：“不要被人看见笑话。”又念了一遍，道：“管他呢，左右粘上自己看着解闷儿罢。”又看了一回，到底不好，拿来夹在书里。又想：“自己年纪可也不小了，家中又碰见这样飞灾横祸，不知何日了局。致使幽闺弱质，弄得这般凄凉寂寞。”

正在那里想时，只见宝蟾推进门来，拿着一个盒子，笑嘻嘻放在桌上。薛蝌站起来让坐。宝蟾笑着向薛蝌道：“这是四碟果子，一小壶儿酒，大奶奶叫给二爷送来的。”薛蝌陪笑道：“大奶奶费心。但是叫小丫头们送来就完了，怎么又劳动姐姐呢。”宝蟾道：“好说。自家人，二爷何必说这些套话。再者，我们大爷这件事，实在叫二爷操心，大奶奶久已要亲自弄点什么儿谢二爷，又怕别人多心。二爷是知道的，咱们家里都是言合意不合，送点东西没要紧，倒没的惹人七嘴八舌的讲究。所以今儿些微的弄了一两样果子，一壶酒，叫我亲自悄悄儿的送来。”说着，又笑瞅了薛蝌一眼，道：“明儿二爷再别说这些话，叫人听着怪不好意思的。我们不过也是底下的人，伏侍的着大爷，就伏侍的着二爷，这有何妨呢。”

薛蝌一则秉性忠厚，二则到底年轻，只是向来不见金桂和宝蟾如此相待，心中想到刚

才宝蟾说为薛蟠之事，也是情理，因说道：“果子留下罢，这个酒儿，姐姐只管拿回去。我向来的酒上实在很有限，挤住了，偶然喝一钟，平白无事是不能喝的。难道大奶奶和姐姐还不知道么。”宝蟾道：“别的我作得主，独这一件事，我可不敢应。大奶奶的脾气儿二爷是知道的，我拿回去，不说二爷不喝，倒要说我不尽心了。”薛蝌没法，只得留下。宝蟾方才要走，又到门口往外看看，回过头来向着薛蝌一笑，又用手指着里面说道：“他还只怕要亲自给你道乏呢。”薛蝌不知何意，反倒讪讪的起来，因说道：“姐姐替我谢大奶奶罢。天气寒，看凉着。再者，自己叔嫂也不必拘这些个礼。”宝蟾也不答言，笑着走了。

薛蝌始而以为金桂为薛蟠之事，或者真是不过意，备此酒果给自己道乏，也是有的。及见了宝蟾这种鬼鬼祟祟，不尴不尬的光景，也觉了几分，却自己回心一想：“他到底是嫂子的名分，那里就有别的讲究了呢。或者宝蟾不老成，自己不好意思怎么着，却指着金桂的名儿，也未可知。然而到底是哥哥的屋里人，也不好……”忽又一转念：“那金桂素性为人，毫无闺阁理法，况且有时高兴，打扮的妖调非常，自以为美，又怎么不是怀着坏心呢。不然，就是他和琴妹妹也有了什么不对的地方儿，所以设下这个毒法儿，要把我拉在浑水里，弄一个不清不白的名儿，也未可知。”想到这里，索性倒怕起来了。正在不得主意的时候，忽听窗外“噗哧”的笑了一声，把薛蝌倒唬了一跳。未知是谁，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一回

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

话说薛蝌正在狐疑，忽听窗外一笑，唬了一跳，心中想道：“不是宝蟾，定是金桂。只不理他们，看他们有什么法儿。”听了半日，却又寂然无声。自己也不敢吃那酒果，掩上房门，刚要脱衣时，只听见窗纸上微微一响。薛蝌此时被宝蟾鬼混了一阵，心中七上八下，竟不知如何是好。听见窗纸微响，细看时又无动静，自己反倒疑心起来，掩了怀，坐在灯前，呆呆的细想。又把那果子拿了一块，翻来复去的细看。猛回头，看见窗上的纸湿了一块。走过来觑着眼看时，冷不防外面往里一吹，把薛蝌唬了一大跳。听得吱吱的笑声，薛蝌连忙把灯吹灭了，屏息而卧。只听外面一个人说道：“二爷为什么不喝酒吃果子，就睡了？”这句话仍是宝蟾的话音，薛蝌只不作声装睡。又隔了两句话时，听得外面似有恨声道：“天下那里有这样没造化的人。”薛蝌听了似是宝蟾，又似是金桂的语音，这才知道他们原来是这一番意思。翻来复去，直到五更后才睡着了。

刚到天明，早有人来扣门。薛蝌忙问是谁。外面也不答应。薛蝌只得起来，开了门看时，却是宝蟾，拢着头发，掩着怀，穿了件片金边琵琶襟小紧身，上面系一条松花绿半新的汗巾，下面并无穿裙，正露着石榴红洒花夹裤，一双新绣红鞋。原来宝蟾尚未梳洗，恐怕人见，赶早来取家伙。

薛蝌见他这样打扮便走进来，心中又是一动，只得陪笑问道：“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？”宝蟾把脸红着，并不答言，只管把果子折在一个碟子里，端着就走。薛蝌见他这般，知是昨晚的原故，心里想道：“这也罢了，倒是他们恼了，索性死了心，也省了来缠。”于是把心放下，叫人舀水洗脸，自己打算在家里静坐两天，一则养养神，二则出去怕人找他。

原来和薛蝌好的那些人，因见薛家



纵淫心宝蟾工设计

无人，只有薛蝌办事，年纪又轻，便生出许多觊觎之心。也有想插在里头做跑腿儿的；也有能做状子，认得一两个书办，要给他上下打点的；甚至有叫他在内趁钱的；也有造作谣言恐吓的。种种不一。薛蝌见了这些人，远远的躲避，又不敢面辞，恐怕激出意外之变，只好藏在家中听候转译，不提。

且说金桂昨夜打发宝蟾送了些酒果去探探薛蝌的消息，宝蟾回来，将薛蝌的光景一一的说了。金桂见事有些不大投机，便怕白闹一场，反被宝蟾瞧不起，要把两三句话遮饰，改过口来，又摆不开这个人。心里倒没了主意，只是怔怔的坐着。

那知宝蟾也想薛蝌难以回家，正要寻个路头儿，因怕金桂拿他，所以不敢透漏。今见金桂所为，先已开了端了，他便乐得借风使船，先弄薛蝌到手，不怕金桂不依，所以用言挑拨。见薛蝌似非无情，又不甚兜揽，一时也不敢造次。后来见薛蝌吹灯自睡，大觉扫兴，回来告诉金桂，看金桂有甚方法儿，再作道理。及见金桂怔怔的，似乎无技可施，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。夜里那里睡的着，翻来复去，想出一个法子来：不如明儿一早起来，先去取了家伙，却自己换上一两件颜色娇嫩的衣服，也不梳洗，越显出一番慵妆媚态来。只看薛蝌的神情，自己反倒装出恼意，索性不理他。那薛蝌若有悔心，自然移船就岸，不愁不先到手，是这个主意。及至见了薛蝌，仍是昨晚光景，并无邪僻，自己只得以假为真，端着碟子回来，却故意留下酒壶，以为再来搭转之地。

只见金桂问道：“你拿东西去，有人碰见么？”宝蟾道：“没有。”金桂道：“二爷也没问你什么？”宝蟾道：“也没有。”金桂因一夜不曾睡，也想不出个法子来，只得回思道：“若作此事，别人可瞒，宝蟾如何能瞒。不如分惠于他，他自然没了的说了。况我又不能自去，少不得要他作脚，索性和他商量个稳便主意。”因带笑说道：“你看二爷到底是怎么样的个人？”宝蟾道：“倒象是个糊涂人。”金桂听了笑道：“你怎么遭塌起爷们来了。”宝蟾也笑道：“他辜负奶奶的心，我就说得他。”金桂道：“他怎么辜负我的心？你倒得说说。”宝蟾道：“奶奶给他好东西吃，他倒不吃，这不是辜负奶奶的心么。”说着，把眼溜着金桂一笑。金桂道：“你别胡想。我给他送东西，为大爷的事不辞劳苦，我所以敬他；又怕人说瞎话，所以问你。你这些话和我说，我不懂是什么意思。”宝蟾笑道：“奶奶别多心。我是跟奶奶的，还有两个心么。但是事情要密些，倘或声张起来，不是玩的。”

金桂也觉得脸飞红了，因说道：“你这个丫头，就不是个好货！想来你心里看上了，却拿我作筏子，是不是呢？”宝蟾道：“只是奶奶那么想罢咧，我倒是替奶奶难受。奶奶要真瞧二爷好，我倒有个主意。奶奶想，那个耗子不偷油呢，他也不过怕事情不密，大家闹出乱子来不好看。依我想，奶奶且别性急，时常在他身上不周不备的去处张罗张罗。他是个小叔子，又没娶媳妇儿，奶奶就多点点心儿，和他贴个好儿，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。过几天，他感奶奶的情，他自然要谢候奶奶。那时奶奶再备点东西儿在咱们屋里，我帮着奶奶灌醉了他，还怕他跑了吗？他要不应，咱们索性闹起来，就说他调戏奶奶。他害怕，自然得顺着咱们的手儿。他再不应，他也不是人，咱们也不至白丢了脸。奶奶想怎么样？”金桂听了这话，两颧早已红晕了，笑骂道：“小蹄子，你倒象偷过多少汉子似的。怪不得大爷在家时离不开你。”宝蟾把嘴一撇，笑说道：“罢哟，人家倒替奶奶拉纤，奶奶倒和我们说这个话咧。”从此，金桂一心笼络薛蝌，倒无心混闹了，家中也少觉安静。

当日宝蟾自去取了酒壶，仍是稳稳重重，一脸的正气。薛蝌偷眼看了，反倒后悔，疑心或者是自己错想了他们，也未可知。果然如此，倒辜负了他这一番美意，保不住日后倒要和自己也闹起来，岂非自惹的呢。过了两天，甚觉安静。薛蝌遇见宝蟾，宝蟾便低头走了，

连眼皮儿也不抬；遇见金桂，金桂却一盆火儿的赶着。薛蝌见这般光景，反倒过意不去。这且不表。

且说宝钗母女觉得金桂几天安静，待人忽然亲热起来，一家子都为罕事。薛姨妈十分欢喜，想到必是薛蟠娶这媳妇时冲犯了什么，才败坏了这几年。目今闹出这样事来，亏得家里有钱，贾府出力，方才有了指望。媳妇忽然安静起来，或者是蟠儿转过运气来，也未可知。于是自己心里倒以为希有之奇。这日饭后，扶了同贵过来，到金桂房里瞧瞧。走到院中，只听一个男人和金桂说话。同贵知机，便说道：“大奶奶，老太太过来了。”说着，已到门口，只见一个人影儿在房门后一躲。薛姨妈一吓，倒退了出来。

金桂道：“太太请里头坐，没有外人。他就是我的过继兄弟，本住在屯里，不惯见人。因没有见过太太，今儿才来，还没去请太太的安。”薛姨妈道：“既是舅爷，不妨见见。”金桂叫兄弟出来见了薛姨妈，作了个揖，问了好。薛姨妈也问了好，坐下叙起话来。薛姨妈道：“舅爷上京几时了？”那夏三道：“前月我妈没有人管家，把我过继来的。前日才进京，今日来瞧瞧姐姐。”薛姨妈看那人不尴尬，于是略坐坐儿，便起身道：“舅爷坐着罢。”回头向金桂道：“舅爷头上未下的来，留在咱们这里吃了饭再去罢。”金桂答应着，薛姨妈自去了。

金桂见婆婆去了，便向夏三道：“你坐着罢。今日可是过了明路的了，省了我们二爷查考。我今日还要叫你买些东西，只别叫别人看见。”夏三道：“这个交给我就完了。你要什么，只要有钱，我就买的来了。”金桂道：“且别说嘴。等你买上了当，我可不收。”说着，二人又嘲谑了一回，然后金桂陪着夏三吃了晚饭，又告诉他买的东西，又嘱咐一回，夏三自去。

从此夏三往来不绝。虽有个年老的门上人，知是舅爷，也不常回。从此生出无限风波来。这是后话不表。

一日薛蟠有信寄回，薛姨妈打开叫宝钗看时，上写：

男在县里也不受苦，母亲放心。但昨日县里书办说，府里已经准详，想是我们的情到了。岂知府里洋上去，道里反驳下来了。亏得县里主文相公好，即刻做了回文顶上去，那道里却把知县申饬。现在道里要亲提，若一上去，又要吃苦。必是道里没有托到。母亲见字，快快托人求道爷去。还叫兄弟快来，不然就要解道。银子短不得。火速，火速。

薛姨妈听了，又哭了一场。宝钗和薛蝌一面劝慰，一面说道：“事不宜迟。”薛姨妈没法，只得叫薛蝌到那里去照料，命人即忙收拾行李，兑了银子，同着当铺中一个伙计，连夜起程。那时手忙脚乱，虽有下人办理，宝钗怕他们思想不到，亲来帮着收拾，直闹至四更才歇。到底富家女子娇养惯了的，心上又急，又劳苦了一夜，到了次日，就发起烧来，汤水都吃不下去。莺儿忙回了薛姨妈。

薛姨妈急来看时，只见宝钗满面通红，身如燔灼，话都不说。薛姨妈慌了手脚，便哭得死去活来。宝琴扶着劝解。秋菱见了，也泪如泉涌，只管在旁哭叫。宝钗不能说话，连手也不能摇动，眼干鼻塞。叫人请医调治，渐渐苏醒回来，薛姨妈等大家略略放心。早惊动荣、宁两府的人。先是凤姐打发人送十香返魂丹来，随后王夫人又送至宝丹来，贾母、邢王二夫人，以及尤氏等都打发丫头来问候，却都不叫宝玉知道。一连治了七八天，终不见效。还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，吃了三丸，才得病好。后来宝玉也知道了，因病好了，没有瞧去。

那时薛蝌又有信回来。薛姨妈看了，怕宝钗耽忧，也不叫他知道，自己来求王夫人，并述了一会子宝钗的病。薛姨妈去后，王夫人又求贾政。贾政道：“此事上头可托，底下难

談玉陣希
祥妄實疑



布疑陣宝玉妄談祥

托,必须打点才好。”王夫人又提起宝钗的事来,因说道:“这孩子也苦了,既是我家的人了,也该早些娶了过来才是,别叫他遭塌坏了身子。”贾政道:“我也是这么想。但是他家忙乱,况且如今到了冬底,已经年近岁逼,无不各自要料理些家务。今冬且放了定,明春再过礼。过了老太太的生日,就定日子娶。你把这番话先告诉薛姨妈太太。”王夫人答应了。

到了次日,王夫人将贾政的话向薛姨妈说了,薛姨妈想着也是。到了饭后,王夫人陪着来到贾母房中,大家让了坐。贾母道:“姨太太才过来。”薛姨妈道:“还是昨儿过来的,因为晚了,没得过来给老太太请安。”王夫人便把贾政昨夜所说的话向贾母述了一遍,贾母甚喜。

说着,宝玉进来了,贾母便问道:“吃了饭了没有?”宝玉道:“才打学房里回来,吃了要往学房里去,先见见老太太。又听见说姨妈来了,过来给姨妈请请安。”因问:“宝姐姐大好了?”薛姨妈笑道:“好了。”

原来方才大家正说着,见宝玉进来,都掩住了。宝玉坐了坐,见薛姨妈神情不似从前亲热,“虽是此刻没有心情,也不犯大家都不言语。”满腹猜疑,自往学中去了。晚上回来,都见过了,便往潇湘馆来。掀帘进去,紫鹃接着。见里间屋内无人。宝玉道:“姑娘那里去了?”紫鹃道:“上屋里去了。听见说姨太太过来,姑娘请安去了。二爷没有到上屋里去么?”宝玉道:“我去了来的,没有见你们姑娘。”紫鹃道:“没在那里吗?”宝玉道:“没有。到底那里去了?”紫鹃道:“这就不定了。”

宝玉刚要出来,只见黛玉带着雪雁,冉冉而来。宝玉道:“妹妹回来了。”缩身退步,仍跟黛玉回来。黛玉进来,走入里间屋内,便请宝玉里头坐。紫鹃拿了一件外罩换上,然后坐下,问道:“你上去,看见姨妈了没有?”宝玉道:“见过了。”黛玉道:“姨妈说起我来没有?”宝玉道:“不但没说你,连见了我也不象先时亲热。我问起宝姐姐的病来,他不过笑了一笑,并不答言。难道怪我这两天没去瞧他么。”黛玉笑了一笑,道:“你去瞧过没有?”宝玉道:“头几天不知道,这两天知道了,也没去。”黛玉道:“可不是呢。”宝玉道:“当真的,老太太不叫我去,太太也不叫去,老爷又不叫去,我如何敢去。要象从前这小门儿通的时候儿,我一天瞧他十趟也不难,如今把门堵了,要打前头过去,自然不便了。”黛玉道:“他那里知道这个原故。”宝玉道:“宝姐姐为人是最体谅我的。”黛玉道:“你不要自己打错了主意。若论宝姐姐,更不体谅,又不是姨妈病,是宝姐姐病。向来在园中做诗,赏花,饮酒,何等热闹,如今隔开了,你看见他家里有事了,他病到那步田地,你象没事人一般,他怎么不恼呢。”宝玉道:“这样,难道宝姐姐便不和我好了不成?”黛玉道:“他和你好不好,我却

不知,我也不过是照理而论。”

宝玉听了,瞪着眼呆了半晌。黛玉看见宝玉这样光景,也不睬他,只是自己叫人添了香,又翻出书来,看了一会。只见宝玉把眉一皱,把脚一跺,道:“我想这个人,生他做什么!天地间没有了我,倒也干净!”黛玉道:“原是有了我,便有了人;有了人,便有无数的烦恼生出来,恐怖,颠倒,梦想,更有许多缠碍。才刚我说的,都是玩话。你不过是看见姨妈没精打彩,如何便疑到宝姐姐身上去?姨妈过来原为他的官司事情,心绪不宁,那里还来应酬你?都是你自己心上胡思乱想,钻入魔道里去了。”宝玉豁然开朗,笑道:“很是,很是。你的性灵,比我竟强远了。怨不得前年我生气的时候,你和我说过几句禅话,我实在对不上来。我虽丈六金身,还借你一茎所化。”

黛玉乘此机会,说道:“我便问你一句话,你如何回答?”宝玉盘着腿,合着手,闭着眼,撮着嘴道:“讲来。”黛玉道:“宝姐姐和你好,你怎么样?宝姐姐不和你好,你怎么样?宝姐姐前儿和你好,如今不和你好,你怎么样?今儿和你好,后来不和你好,你怎么样?你和他好,他偏不和你好,你怎么样?你不和他好,他偏要和你好,你怎么样?”宝玉呆了半晌,忽然大笑道:“任凭弱水三千,我只取一瓢饮。”黛玉道:“瓢之漂水,奈何?”宝玉道:“非瓢漂水,水自流,瓢自漂耳。”黛玉道:“水止珠沉,奈何?”宝玉道:“禅心已作沾泥絮,莫向春风舞鹁鸪。”黛玉道:“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的。”宝玉道:“有如三宝。”

黛玉低头不语。只听见檐外老鸦呱呱的叫了几声,便飞向东南上去。宝玉道:“不知主何吉凶?”黛玉道:“人有吉凶事,不在鸟音中。”忽见秋纹走来说道:“请二爷回去。老爷叫人到园里来问过,说二爷打学里回来了没有。袭人姐姐只说已经回来了,快去罢。”吓的宝玉站起身来,往外忙走。黛玉也不敢相留。未知何事,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二回

评女传巧姐慕贤良
玩母珠贾政参聚散

话说宝玉从潇湘馆出来,连忙问秋纹道:“老爷叫我作什么?”秋纹笑道:“没有叫。袭人姐姐叫我请二爷,我怕你不来,才哄你的。”宝玉听了,才把心放下,因说:“你们请我也罢了,何苦来唬我。”说着,回到怡红院内。袭人便问道:“你这好半天到那里去了?”宝玉道:“在林姑娘那边,说起姨妈家宝姐姐的事来,就坐住了。”袭人又问道:“说些什么?”宝玉将打禅语的话述了一遍。袭人道:“你们再没个计较。正经说些家常闲话儿,或讲究些诗句,也是好的,怎么又说到禅语上了。又不是和尚。”宝玉道:“你不知道,我们有我们的禅机,别人是插不下嘴去的。”袭人笑道:“你们参禅参翻了,又叫我们跟着打闷葫芦了。”宝玉道:“头里我也年纪小,他也孩子气,所以我说了不留神的话,他就恼了。如今我也留

神,他也没有恼的了。只是他近来不常过来,我又念书,偶然到一处,好象生疏了似的。”袭人道:“原该这么着才是。都长了几岁年纪了,怎么好意思还象小孩子时候的样子。”

宝玉点头道:“我也知道,如今且不用说那个。我问你,老太太那里打发人来说什么来着没有?”袭人道:“没有说什么。”宝玉道:“必是老太太忘了。明儿不是十一月初一日么,年年老太太那里必是个老规矩,要办消寒会,齐打伙儿坐下,喝酒说笑。我今日已经在学房里告了假了。这会子没有信儿,明儿可是去不去呢?若去了呢,白白的告了假;若不去,老爷知道了,又说我们偷懒。”袭人道:“据我说,你竟是去的是,才念的好些儿了,又想歇着。我劝你也该上点紧儿了。昨儿听见太太说,兰哥儿念书真好,他打学房里回来,还各自念书作文章,天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才睡。你比他大多了,又是叔叔,倘或赶不上他,又叫老太太生气。倒不如明儿早起去罢。”麝月道:“这



评女传巧姐慕贤良

么冷天,已经告了假又去,叫学房里说,既这么着,就不该告假呀。显见的是告谎假,脱滑儿。依我说,乐得歇一天。就是老太太忘记了,咱们这里就不消寒了么。咱们也闹个会儿不好么。”袭人道:“都是你起头儿,二爷更不肯去了。”麝月道:“我也是乐一天是一天,比不得你要好名儿,使唤一个月,再多得二两银子。”袭人啐道:“小蹄子儿,人家说正经话,你又来胡拉混扯的了。”麝月道:“我倒不是混拉扯,我是为你。”袭人道:“为我什么?”麝月道:“二爷上学去了,你又该咕嘟着嘴想着,巴不得二爷早些儿回来,就有说有笑的了。这会子又假撇清,何苦呢!我都看见了。”

袭人正要骂他,只见老太太那里打发人来,说道:“老太太说了,叫二爷明儿不用上学去呢。明儿请了姨太太来给他解闷,只怕姑娘们都来家里的。史姑娘、邢姑娘、李姑娘们都请了,明儿来赴什么消寒会呢。”宝玉没有听完,便喜欢道:“可不是,老太太最高兴的,明日不上学,是过了明路的了。”袭人也不便言语了。那丫头回去。

宝玉认真念了几天书,巴不得玩这一天,又听见薛姨妈过来,想着宝姐姐自然也来。心里喜欢,便说:“快睡罢,明日早些起来。”于是一夜无话。到了次日,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里请了安,又到贾政、王夫人那里请了安,回明了老太太今儿不叫上学。贾政也没言语,便慢慢退出来。走了几步,便一溜烟跑到贾母房中。见众人都没来,只有凤姐那边的奶妈子,带了巧姐儿,跟着几个小丫头,过来给老太太请了安,说:“我妈妈先叫我来请安,陪着老太太说说话儿。妈妈回来就来。”贾母笑着道:“好孩子,我一早就起来了。等他们总不来,只有你二叔叔来了。”那奶妈子便说:“姑娘,给叔叔请安。”巧姐便请了安。宝玉也问了一声姐姐好。巧姐道:“昨夜听见我妈妈说,要请二叔叔去说话。”宝玉道:“说什么?”巧姐道:“我妈妈说,跟着李妈认了几年字,不知道我认得不认得。我说都认得,我认给妈妈瞧。妈妈说我瞎认,不信,说我一天尽子玩,那里认得。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紧,就是那《女孝经》也是容易念的。妈妈说我哄他,要请二叔叔得空儿的时候给我理理。”

贾母听了,笑道:“好孩子。你妈妈是不认得字的,所以说你哄他。明儿叫你二叔叔理给他瞧瞧,他就信了。”宝玉道:“你认了多少字了?”巧姐儿道:“认了三千多字。念了一本《女孝经》,半个月头里又上了《列女传》。”宝玉道:“你念了懂的吗?你要不懂,我倒是讲讲这个你听罢。”贾母道:“做叔叔的也该讲给侄女儿听听。”

宝玉便道:“那文王后妃不必说了。那姜后脱簪待罪和齐国的无盐安邦定国,是后妃里头的贤能的。”巧姐听了,答应个“是”。宝玉又道:“若说有才的,是曹大姑、班婕妤、蔡文姬、谢道韞诸人。”巧姐问道:“那贤德的呢?”宝玉道:“孟光的荆钗布裙,鲍宣妻的提瓮出汲,陶侃母的截发留宾,这些不厌贫的,就是贤德了。”巧姐欣然点头。宝玉道:“还有苦的,象那乐昌破镜,苏蕙回文。那孝的,木兰代父从军,曹娥投水寻尸等类,也难尽说。”巧姐听到这些,却默默若有所思。宝玉又讲那曹氏的引刀割鼻及那些守节的,巧姐听着更觉肃敬起来。

宝玉恐他不自在,又说:“那些艳的,如王嫱、西子、樊素、小蛮、绛仙、文君、红拂,都是女中的……”尚未说出,贾母见巧姐默然,便说:“够了,不用说了。讲的大多,他那里记得。”巧姐道:“二叔叔才说的,也有念过的,也有没念过的。念过的一讲我更知道好处了。”宝玉道:“那字是自然认得的,不用再理了。”巧姐道:“我还听见我妈妈说,我们家的小红,头里是二叔叔那里的,我妈妈要了来,还没有补上人呢。我妈妈想着要把什么柳家的五儿补上,不知二叔叔要不要。”

宝玉听了更喜欢,笑着道:“你听你妈妈的话,要补谁就补谁罢咧,又问什么要不要



巧姐

呢。”因又向贾母笑道：“我瞧大姐姐这个小模样儿，又有这个聪明儿，只怕将来比凤姐姐还强呢，又比他认的字。”贾母道：“女孩儿家认得字也好，只是女工针黹倒是要紧的。”巧姐儿道：“我也跟着刘妈妈学着做呢。什么扎花儿咧，拉锁子咧，我虽弄不好，却也学着会做几针儿。”贾母道：“咱们这样人家，固然不仗着自己做，但只到底知道些，日后才不受人家的拿捏。”巧姐答应着“是”，还要宝玉解说《列女传》，见宝玉呆呆的，也不好再问。

你道宝玉呆的是什么？只因柳五儿要进怡红院，头一次是他病了，不能进来。第二次王夫人撵了晴雯，大凡有些姿色的，都不敢挑。后来又在吴贵家看晴雯去，五儿跟着他妈给晴雯送东西去，见了一面，更觉娇娜妩媚。今日亏得凤姐想着，叫他补入小红的窝儿，竟是喜出望外了，所以呆呆的呆想。

贾母等着那些人，见这时候还不来，又叫丫头去请。回来李纨同着他妹子、探春、惜春、史湘云、黛玉都来了。大家

请了贾母的安，众人厮见。独有薛姨妈未到，贾母又叫请去。果然薛姨妈带着宝琴过来。宝玉请了安，问了好，只不见宝钗、邢岫烟二人。黛玉便问起：“宝姐姐为何不来？”薛姨妈假说身上不好。邢岫烟知道薛姨妈在坐，所以不来。宝玉虽见宝钗不来，心中纳闷，固黛玉来了，便把想宝钗的心暂且搁开。

不多时，邢、王二夫人也来了。凤姐听见婆婆们先到了，自己不好落后，只得打发平儿先来告假，说是正要过来，因身上发热，过一回儿就来。贾母道：“既是身上不好，不来也罢。咱们这时候很该吃饭了。”丫头们把火盆往后挪了一挪，就在贾母榻前一溜摆下两桌，大家序次坐下。吃了饭，依旧围炉闲谈，不须多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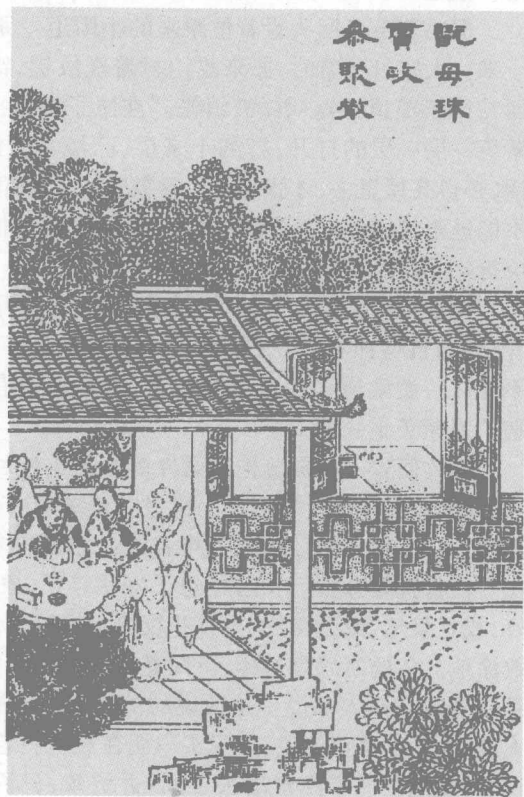
且说凤姐因何不来？头里为着倒比邢、王二夫人迟了不好意思，后来旺儿家的来回说：“迎姑娘那里打发人来请奶奶安，还说并没有到上头，只到奶奶这里来。”凤姐听了纳闷，不知又是什么事，便叫那人进来，问：“姑娘在家好？”那人道：“有什么好的。奴才并不是姑娘打发来的，实在是司棋的母亲央我来求奶奶的。”凤姐道：“司棋已经出去了，为什么来求我？”

那人道：“自从司棋出去，终日啼哭。忽然那一日他表兄来了。他母亲见了，恨的什么儿似的，说他害了司棋，一把拉住要打。那小子不敢言语。谁知司棋听见了，急忙出来，老着脸和他母亲说：‘我是为他出来的，我也恨他没良心。如今他来了，妈要打他，不如勒死了我罢。’他妈骂他：‘不害臊的东西，你心里要怎么样？’司棋说道：‘一个女人嫁一个男人。我一时失脚，上了他的当，我就是他的人，决不肯再跟着别人的。我只恨他为什么

这么胆小。一身作事一身当，为什么逃了呢？就是他一辈子不来，我也一辈子不嫁人的。妈要给我配人，我原拼着一死。今儿他来了，妈问他怎么样。要是他不改心，我在妈跟前磕了头，只当是我死了，他到那里，我跟到那里，就是讨饭吃也是愿意的。’他妈气的了不得，便哭着骂着说：‘你是我的女儿，我偏不给他，你敢怎么着？’那知道司棋这东西糊涂，便一头撞在墙上，把脑袋撞破，鲜血流出，竟碰死了。他妈哭着，救不过来，便要叫那小子偿命。他表兄也奇，说道：‘你们不用着急。我在外头原发了财，因想着他才回来的，心也算是真了。你们要不信，只管瞧。’说着，打怀里掏出一匣子金珠首饰来。他妈妈看见了，心软了，说：‘你既有心，为什么总不言语？’他外甥道：‘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杨花，我要说有钱，他就是贪图银钱了。如今，他这为人就是难得的。我把首饰给你们，我去买棺盛殓他。’那司棋的母亲接了东西，也不顾女孩儿了，由着外甥去。那里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两口棺材来。司棋的母亲看见，诧异说：‘怎么棺材要两口？’他外甥笑道：‘一口装不下，得两口才好。’司棋的母亲见他外甥又不哭，只当是他心疼的傻了。岂知他忙着把司棋收拾了，也不啼哭，眼错不见，把带的小刀子往脖子里一抹，也就抹死了。司棋的母亲懊悔起来，倒哭的了不得。如今坊里知道了，要报官。他急了，央我来求奶奶说个人情，他再过来给奶奶磕头。”

凤姐听了，诧异道：“那有这样傻丫头，偏偏的就碰见这个傻小子。怪不得那一天翻出那些东西来，他心里没事人似的。敢只是这么个烈性孩子。论起来，我也没这么大工夫管他这些闲事，但只你才说的，叫人听着，怪可怜见儿的。也罢了，你回去告诉他，我和你二爷说，打发旺儿给他撕掳就是了。”凤姐打发那人去了，才过贾母这边来，不提。

且说贾政这日正与詹光下大棋，通局的输赢也差不多，单为着一只角儿，死活未分，在那里打结。门上的小厮进来回道：“外面冯大爷要见老爷。”贾政说：“请进来。”小厮出去请了，冯紫英走进门来，贾政即忙迎着。冯紫英进来，在书房中坐下，见是下棋，便道：“只管下棋，我来观局。”詹光笑道：“晚生的棋是不堪瞧的。”冯紫英道：“好说。请下罢。”贾政道：“有什么事么？”冯紫英道：“没有什么话。老伯只管下棋，我也学几着儿。”贾政向詹光道：“冯大爷是我们相好的，既没事，我们索性下完了这一局再说话儿。冯大爷在旁边瞧着。”冯紫英道：“下采不下采？”詹光道：“下采的。”冯紫英道：“下采的是不好多嘴的。”贾政道：“多嘴也不妨，横竖他输了十来两银子，终久是不拿出来的。往后只好罚他做东便了。”詹光笑道：“这倒使得。”冯紫英道：“老伯



玩母珠贾政参聚散